

契齋毛詩

經筵講義

四明張氏釣園開雕

序

詩三百篇大序既以爲吟詠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詩之功用如此王迹熄而詩亡此情此性古今無閒孔子刪詩繫幽於變風之末文中子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雅言王政之廢興風言侯國之得失頌告於神明言商周之功德功成德盛古人廣大之規模也夫王道之盛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爲國風而魯

梁肅毛詩經筵講義序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人頌僖公之美讀詩而可知世變矣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無遠志絜齋先生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所著毛詩經筵講義四卷本經旨而推闡時事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感悟而拳拳忠盡之意百世下猶足低徊而景仰焉其釋卷耳篇曰古之人君恥以中常自處而必欲成大有所爲之事業釋蠡斯篇曰亦猶鴟鴞雖非嘉祥而徹桑土於未雨得思患預防之道釋兔置篇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興引小人而納於君子

之途風行草偃不約而從釋漢廣篇曰嗟來之食寧死
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釋汝墳
篇曰古人奉君命而行則不敢顧其身履險犯難有死
之道而不違自恤者大義所在不可少虧也以至論式
微則極稱太王旬踐轉弱爲彊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
論揚之水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則直以汴京
宗廟宮闕爲言諸如此類上以樹君德下以勵臣節窮
源推本尤在於順人心孔子曰詩可以興讀此四十九
篇而不興起者非人也因掇取其所以敷陳之義書之

聚毫詩經箋義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端而詩之發於情本於性者亦於以見矣民國二十
五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袁正獻公遺像



袁正獻公遺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門下中書之要屢闕其官仄席而
求寶難其選大中大夫袁燮清議閎達雅學深沈為德
行之宗師見文詞之雄伯頃司風紀宏舉憲綱及居祭
酒屢進讜論於是簡在朕心俾登翰苑王言是屬鳳池
兼掌於絲綸朝議攸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
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其致文明之治宜增秩於五字
並齊名於三人可進禮部侍郎直翰林院侍講兼國子
監祭酒事餘如故奉行慶元五年九月十一日

右錄宋敕

鄞縣志本傳

袁燮字和叔文之子

真德秀撰行狀

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

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

然以名節自持

宋史本傳

淳熙八年登進士第授江陰尉史

浩薦於朝召赴都堂審察燮以未嘗歷任仍就尉職

袁喬

先公

江陰弓兵多虛額燮至盡補之躬自按閱其勇銳

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輒立獲

行狀

浙西大饑常平使羅

點屬任振卹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

而以居民分布其閒凡民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

聚齋筆詩經雜講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

荒政首

本傳

十五年

曠志

除沿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卽位

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

本傳

燮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入學延見生徒商榷理道

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誘進燮不爲燮

行狀

爲右正言劉德秀所劾罷

道命錄

自是黨禁興矣

本傳

甚退處泰然

行狀

慶元二年

曠志

爲浙東帥幕

本傳

六年

曠志

爲福建常平屬

本傳

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

滯訟如山窮日夜繙閱凡所子奪無再愬者會開禧邊

事作兩淮震擾變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地盜賊尤不可不防趙善堅帥沿海請變攝參議官後帥傅伯成因之變爲言備禦大略及團練鄉兵事宜伯成豈以相屬變周視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定元年召爲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行二年正月除太常丞仍權考功郎擴因對言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然龜年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歎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

粟庵毛詩經箋義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樸直之士一龜年雖沒眾龜年繼進

天下何憂不治○案繫齋集此奏係權考功郎時本傳合六年遷司封時奏爲一疏誤甚是

歲都民艱食變言惟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庶

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

褒寵之不然者擯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上皆嘉納

之而變請外甚力行七月擴知江州屬歲不登變請於

朝貸樁管錢九萬緡爲糴本告糴旁郡計口以糴市直

頓平郡仰征稅以給變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無苛取無滯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幣餘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一端於是窳滲漏稽餘羨用賴無乏乃大學宮創福田院猶餘緡錢二十七萬因城堞不治悉舉爲版築費變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种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爲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櫛破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討捕燹告之曰諸峒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

聚齋毛詩經筵講義傳

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斃元鼎從之賊果降

行狀四

年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十月兼權隆興府

嶺志會朝廷

新易楮幣遣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卽寘於辟變聞官吏

競爲發摘黥流之罪日報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

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股削深爲

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

行狀六年正月除尙書

都官員外郎五月遷司封

嶺志

因對言臣昨勸陛下勤於

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

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旣

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

本傳

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

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

行狀

七月兼國史

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明年除國子司業八年除祕

書少監進祕書監兼國子祭酒

墳志

延見諸生必迪以返

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益振

本傳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錫易之燮言陛下

梁肅毛詩經義

四四明藏書

初園刊本

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

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

而已惟陛下恢宏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靼甚

強金勢日蹙遣使不得通燮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

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

師垂至桓沖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

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

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年春兼崇政殿說書條

陳四事其一謂女眞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

靈遵養時晦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安於無事不知
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其二謂
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願大明公道
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而長吏罕以實告故饑民
不可勝計內帑之儲宜止絕他費專以賑饑爲急其四
謂朝廷舉事與天下共之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博
訪是爲至公行狀十二月○案行狀權禮部侍郎仍兼祭
酒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講壙講詩二南於先
王正始之本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深寓規倣之意

紫齋毛詩經義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列國變風有關君德治道者亦託其義以諷延祐十年

夏四月霖雨不已變言淫雨爲災此陰盛陽微之徵也
年來正論漸微而金國垂亡敢犯王略皆由君子道消
所以召侮如此陛下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剛毅正直公
論之所屬而沈伏下僚棲遲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
精神立變誰敢侮之金失燕徙居於汴來歲幣未予
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積幣輸之變言果出此不可
以爲國矣請對具言不可與狀又謂以言兵爲諱以安
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御之爲計疏矣自北方擾攘流

民欲歸附者甚眾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者民怨深入骨髓安知金不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七月請對論朝廷舉錯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捍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乃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又爲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因舉伍員圖以敝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開邊之策爲上言謂

黎澹毛詩經義

六十四明波書

約圖刊本

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小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爲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在廷之臣惟靡曼是娛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間親疏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乏而挾私害正者亦或有之合於己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則眞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

不以爲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也而不以爲非導諛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眾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言陛下垂意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變言雷乃發聲蟄蟲啓戶著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外裔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外裔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金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遺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故金人以我爲怯糾合羣怨致死於我陛下其可不奮發乎

狀行三

月○案行狀

除禮部侍郎兼侍讀

擴

志金人侵軼西陲變

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略欲開示大信以結竝邊忠義之人俾爲吾用則敵不能支又謂曩時金人去中國遠糧餉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顧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吾險要爲駐足

之地首犯浮光襄漢駸駸至蜀觀其至非專爲歲賜也
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
境而犯順之兵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何可恃乎戍可
擬乎忠義之人既與敵爲讎彼方讎之我則和之大拂
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辭厚幣謹奉垂
亡之國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外
裔通好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日必欲通好乎
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寇犯興元歷金洋以
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變詐之性巧於窺覘萬
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
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搖我因言蜀
之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保障搜揚巴蜀之人才優
大安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蠻患紓民力條數甚悉
行時史彌遠主和變爭益力本傳議不合屢上章劾去未
得請楊簡撰墓志十二年六月行狀臺諭劾變罷之本傳太學生
歌詩餞送者三百餘人變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
作解草木解坼吾道固如是以去位爲高豈余心哉墓志
十三年正月除寶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十四年

四月差知溫州辭不受六月陞直學士十六年正月除
煥章閣學士

煥章志

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

明著述弗倦或勸宜少休曰吾以此爲笙鏞管磬不知

其勞也

行狀

有來問者必整冠襟見之

墓志

八月癸巳薨年

八十一會理宗御極有旨進顯謨閣學士遺奏聞贈龍

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煥章志

晉贈少師諡正獻

袁桷撰袁衷墓表

燮

少學於其叔父章

黎齋集叔父常德通判行狀

乾道初入太學見陸

九齡德容粹盎親炙之同里沈煥楊簡舒璘皆聚於學

朝夕以道義切磨

延祐志

後師事九齡弟九淵

本傳

得其指

黎齋志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授具有原本大旨在於發明本心其傳金谿之學較楊

簡爲篤實

四庫提要

嘗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

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本傳

又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

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書禮記論

說尤詳成就後學甚眾

延祐志

天下稱之曰黎齋先生

袁衷

墓表 國朝同治七年從祀文廟錄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卷一

詩序一

詩序二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耳

芣苢

漢廣

汝墳

采芣

甘棠

卷二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江有汜

何彼禮矣

騶虞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柏舟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卷三

雄雉

谷風

式微

旄丘

泉水

北門

北風

干旄

考槃

芄蘭

木瓜

黍離

揚之水

卷四

羔裘

女曰雞鳴

山有扶蘇

風雨

子衿

雞鳴

還

甫田

猗嗟

陟岵

伐檀

碩鼠

謹案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宋袁燮撰燮字叔慶元府鄞縣人絜齋其自號也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謚正獻事蹟詳具宋史本傳燮素尚名節學有體用嘉猷讜論無不卓然可紀所著文集已經散佚今從永樂大典中裒輯爲二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四卷別著錄集部中此書乃其爲崇政殿說書時撰進之本宋史藝文志馬端臨通攷朱彝尊經義攷皆不列其目惟永樂大典各韻經文之下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諸臣所作講章如鄭朴敷文書說朱震范冲左氏講義戴溪春秋講義類多編輯單行燮此書亦同其例其中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頗得風人本旨且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無肯志存遠略而燮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經幄敷陳再三致

意如論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句踐轉弱爲彊而貶
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爲
可憐論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爲言皆深
有合于納約自牖之義昔人譏胡安國春秋傳意
主復讎割經義以從己說而變則因經旨所有而
推闡之其發揮尤爲平正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
因此感悟而其拳拳忠盡之意亦良足尙也謹以
次編訂釐爲四卷惟雅頌諸篇講義永樂大典原
本失載今無可攷補亦姑仍其缺焉

絮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宋鄭袁 變和叔撰

詩序一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臣觀先王盛時禮樂教化薰蒸陶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發而爲詩莫非性情之正流風遺俗久而不泯雖更乎衰世而氣脈猶存此變風之作所以皆止于禮義而

絮齋詩經筵講義

卷一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歸諸先王之澤也詩三百篇不爲不多矣而孔子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蓋取其直己而發粹然一出于正風雅雖變而思之無邪則一而已矣夫寂然不動之謂性有感而發之謂情性無不善則情亦無不善厥名雖殊其本則一故孟子道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禮運一篇孔子之遺言也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七情者弗學而能人之良能也豈有不善者哉大序之作所以發揮詩人之蘊奧旣曰吟咏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髮無差豈非至粹至精同

此一源不容以異觀耶大序所謂禮義卽孔子所謂無邪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一言一句皆有補于治道人君篤信力行則可以立天下風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講則可以感人君心術之微詩之功用如此自王者之迹熄而微言興義于是遂絕雖然詩則亡矣此情此性古今無閒有能求其端倪得其精粹挈斯世于禮義之域而不失其情性之正則吾之澤卽先王之澤也孔子刪詩繫幽于變風之末王通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夫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孰謂微言興義終于泯滅哉

聖賢詩經講義

卷一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序二

臣觀大序之作旣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義又以國風雅頌爲四始義云者至理之所在始云者羣言之首也及觀史記孔子世家則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與大序所言若不相合意者國風雅頌爲三百五篇之綱領而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爲國風雅頌之綱領歟皆羣言之首也故謂之始風以一國言雅以天下言今言雅而曰形四方之風以其

造端于上形見于下其大指則同也政有與有廢故雅
有正有變雅言王政之廢興則風言侯國之得失可推
而知也頌告于神明指商周言之德言盛功言成歸然
獨隆王者之高致也嗚呼國風雅頌誠萬世人主之學
所以緝熙于光明豈可不服膺古訓日進此道而深造
夫古人之堂奧哉知一國之風俗其本在一身則吾所
以檢其身者當如何表曲則影敬源濁則流污吾有所
未至則一國之俗皆將淪胥于惡矣可不自警乎等而
上之所關愈大王政有廢興乃四海九州治亂安危之

所從出也其又可忽乎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如朽索之
馭如春冰之履庶乎其可矣若夫盛德成功古人廣大
之規模也覆載如天地照臨如日月彼之功德如是吾
豈可因循苟且僅爲中常之主歟此所謂龜鑑也有德
斯有功以大學觀之心正意誠德也治國平天下功也
本末一貫非有二致而後世止以戡難爲功德不足者
亦能底一時之績于是乎判爲兩途失其指矣大序合
而言之其知道之言乎嗚呼王道之盛也雅在王朝而
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爲國風而魯人頌僖

公之美世變之推移如此甚可畏也人主觀此盍亦知所警矣

卷耳篇

臣聞志者心之所期也所期者如此故所就亦如此登高山者期至于頂斯至之矣涉巨川者期達于岸斯達之矣所期者大則其規模亦大所期者遠則其謀慮亦遠夫惟遠且大也故謂之志古之人君恥以中常自處而必欲成大有爲之事業斯可謂人君之志也古之后妃不以小善自足而必欲輔人君之所欲爲斯可謂后

琴瑟毛詩經義卷一

四四明箴書

約圖刊本

妃之志矣夫惟天作之合同心協濟所以德業巍巍至于今仰之卷耳者可以爲酒之物也頃僮者易盈之器也易盈而不盈其心固有在矣臣下行役于外而后妃軫念于內故因卷耳之采而思酒醴之成足充吾君勞賜之用此是詩之所以作也人之遠役必思其家故謂之懷人是人也固嘗冀諸周行矣今其奉命而行踰越險阻而馬至于虺隤言其病也玄馬色變而黃亦病也馬病如此人勞可知酌以金罍兕觥少解其懷傷之心此所謂體羣臣者也曰瘖曰痛僕與馬俱病矣蓋至于

是其勞益甚復云何哉惟有長吁而已寫其勤勞嗟歎之狀以著其思念賢者之心何其所志之遠且大哉夫臣下之勞人君之所當念后妃何預焉今亦切切如是無乃思出其位乎曰此則古之后妃所以過人也凡人之情朝夕思念不出乎蓐爾形體之微苟利于己經之營之無所不至豈復爲當世計乎今也身居乎此而念及于彼慘怛嗟歎惟恐無以慰賢者之心夫賢士大夫吾君所資以其治也得賢則安不得賢則危利害相關如此是乃后妃之所當念也豈可謂出其位之思乎唐長孫后每對太宗稱魏徵之直以社稷臣名之保護其賢成太宗納諫之美嗚呼其有古后妃之遺風哉

樛木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有己有己之心勝則待物之意薄設藩籬分畛域截然判而爲二朝思夕慮求足其欲而自一身之外莫之或恤矣何其不仁哉昔者孔子論爲仁之道本于克己蓋惟能克去己私則物我渾融他人之利害休戚猶己之利害休戚也是謂之仁仁者人心也人之本心豈有此疆爾界之別哉己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至公至平本無閒隔后妃之能逮下存此心而已矣嘗觀世之好嫉妬者惟小人與女子爲甚新或閒舊則愛有所分非己之利則不得不多方以隔絕之陰私險詖其質相若故嫉妬之心亦不謀而同爾古之后妃豈其然哉深宮之女誰不欲進御于君以己之心忖度他人同此心也樛木之喻何其心之謙虛量之廣大而已私之不立乎木曲而下垂者曰樛惟其下垂也故葛藟得附託之猶眾妾之託于后妃也以此明逮下之義豈不昭然哉上恤其下下親其上閨門之閒雍雍如也愉愉如也則君子之心安得不樂君子之樂君子之福也自古享天之備福者其惟君子乎推所由來亦由修身齊家克正其本而已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表儀不正人心不服骨肉至親若仇敵然終日戚戚不得須臾寧何福之有后妃之不妒忌固盛德也然刑于寡妻其本固有在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

螽斯篇

臣聞子孫眾多人君莫大之福也則百斯男子孫千億皆見于詩人之詠歌則蕃衍之慶豈非人情之所甚欲

哉然后妃有妬忌之心則眾妾絕貫魚之望亦難以覲其昌熾矣夫公足以勝私而不爲私蔽心足以御形而不爲形役惟恐吾君嗣續之不繁而不暇爲一身之計此古之后妃所以卓然過人而螽斯之詩所以作也夫螽果何物耶羣飛害稼春秋書之以爲災異蓋蝗類也而詩人何取焉曰詩之託興惟見其生育之蕃有似乎子孫之眾爾亦猶鴟鵂雖非嘉祥而徹桑土于未雨得思患豫防之道于是取之也雖然以螽斯與子孫則可謂螽斯無妬忌心則安得而知之今此詩言宜爾子孫者至于三是則后妃之心果能如是物之不如故其效驗如此也蓋思而得之凡物之以類相從皆其心之和同無閒而羣飛蔽天則其尤者焉和同如此則不如在其中矣然物以類從何可勝計奚獨有取諸此曰古之記者謂螽斯一生九十九子其繁滋也甚矣他物雖以類從而生育未必若螽斯同類既眾而生育又不勝其多則安得而不取之乎嗚呼人物之辨古人甚嚴昏而不明所以爲物人心至靈所以貴于羣物也然烏之反哺獺之祭先蟻之有君臣皆有似乎人道亦有放其良

心而物之不若者君子蓋深悲之大學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之詩而繫以孔子之言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由是觀之貴而爲人猶或妒忌者可以人而不如螽斯乎然則此詩之作有助于風教多矣

桃夭篇

臣聞詩人稱人情之相安者未嘗不以宜言之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魯頌曰宜大夫庶士取士大夫之相安也夫人情至于相安則有和順而無乖戾有歡娛而無怨讟豈不甚可貴哉今此詩曰宜

絮筆詩經講義

卷一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之間雖離其和交相親愛者至矣又曰宜其家人則非獨夫婦也闔門之內長幼尊卑無不稔然有當于心矣婦人謂嫁曰歸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謂仲春之月婚姻之時也女之始嫁情意未洽而宜家之效固已立應況于寢久乎旣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以明物物之可嘉也以桃之可嘉媿德之可貴周旋俯仰無所不宜此豈法嚴令具強之使然哉風化之行固有本之者矣后妃無妒忌之行闔門有肅雍之美是非其本歟惠及其下眾妾序進則內無怨女

化行于外婚姻以時則國無癩民此和氣洋溢極治之時也詩人安得不于一篇之中致其意歟雖然婚姻及時後人知是者亦不少矣而人情未免乖戾罕以輯睦聞者又何歟曰此所以有貴于風化也先王之時家道既正教化流行習俗淳美涵濡于禮義之澤久矣之子于歸資性婉淑足宜其家風化使然也非有先王修身正家之本而獨以男女及時爲貴此乃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又豈能銷乖戾之習而長輯睦之風哉此詩三章曾無一語及于后妃而序詩者推而言之蓋天下之事有可以法禁整齊者而風俗之美非法禁之所能致要必基本所在能用其力故其感召如此歸諸后妃鉤深之論也嗚呼后妃之賢否風俗之美惡繫焉吾身之修不修后妃之賢否繫焉君天下者其可忽哉

兔置篇

臣聞賢人衆多繫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者化育之所自出也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無以陶冶斯世皆入于禮義之域則歸其責于君而人君亦不敢辭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古之聖君知其然也兢兢業業不

敢荒寧惟人紀是修惟民極是建凡所以善其心者無
一日敢忘要其效驗必至于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始無愧于代天司牧之職其或未然亦惟反身修
德而已矣兔冑者設以掩兔賤者之役也丁丁者椽杙
之聲也其役雖賤其人甚武赳赳焉有公侯干城之才
亦可謂難能矣又進于是其可以密邇公侯故謂之好
仇猶言善匹也以密邇爲未足而有腹心之喻卽一身
言之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非不切也而又有切于
此者今日可爲腹心則智慮之深長操守之堅正可仗

以立國矣嗚呼貴而賢賤而不肖天下之常理也賢者
役人不肖者役于人亦天下之常勢也兔冑之人執此
賤役教養之所不預賓興之所不及宜其才質閻劣不
足與進于善也而詩人所稱乃眞賢實能之任曾謂是
瑣瑣者足以當之乎臣聞之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
小人之域教化之興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途人心無
常惟上是聽風行草偃不約而從后妃無妬忌之行其
本正矣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此詩三章
皆以肅肅爲稱故謂之好德夫旣惟德是好則舉以當

眞賢實能之任孰謂其不可乎今而後知先王盛時風化所及莫非常人吉士隨取而足有不可勝用者正本之效固如是也而後世每以乏賢爲憂亦豈無所自歟序詩者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觀其迹若不相爲謀而心之感通有必然者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

芣苢篇

臣聞易之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于和平則風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無以感之豈能臻此哉然則何以感之曰行遠自邇始治外自內始未有其

繫齋筆詩經講義

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不可教而能化行于他人者故宮闈之邃風化之樞機也后妃無妒忌之行其心旣和平矣眾妾進御于君不復顧慮則其心亦和且平矣夫和平者人之本心也宮闈之內至和至平皆以有子爲樂則風化所覃自近及遠亦孰不以有子爲樂哉芣苢者宜子之藥也采采者不一之辭也薄言有之采而得之也掇拾也將取也結者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禛者以衣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閒也衽之可矣而復掇之衽之可矣而復禛之此心之切惟恐其不多也區區微物以宜子之故不憚勤

勞多方采取詩人深探其心而曲盡其形容之辭若存
而非贅愛其風化之美而不能自己也夫丈夫生而甚
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人道之婚姻專爲續
嗣計耳婦人無子將焉用之故有子之願尤爲甚切而
世降俗薄乃至有生子而不舉者天性之愛絕滅無餘
何其與古人大相遠耶蓋樂于有子人之本心有子不
樂非其本心然也古人之心至和至平故惟恐乎嗣續
之不蕃後人之心不和平故反以生育爲累爾夫秉
彝之初均此一心而習俗美惡不同如此任風化之責
者當如之何哉詩人觀夫芣苢之采旣爲之三詠三歎
而序詩者則蔽以一言而曰后妃之美蓋非后妃之賢
得其本心則必不能使當時之婦人亦皆遂其本心也
尊卑上下皆不失其本心可謂極盛之時矣後之爲妃
者要當以是爲法

漢廣篇

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于羣物者以存是
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心苟存雖至微之人足以
取重于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爲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

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于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幹上竦非有枝葉下垂可爲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弱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爲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爲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詠潛行也方棧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以棧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于錯薪之中爲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蓂以秣其駒致惓惓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于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有丈夫所不能爲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夫莫剛于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尙惟此心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于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

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
自出歟

汝墳篇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子之心一于親而無他
者謂之孝臣之心一于君而無他者謂之忠故大雅曰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心一而不雜凜凜乎如上帝之鑒
臨豈敢有他哉汝墳者汝水之岸其高如墳也條枚者
枝與幹也調飢朝而未食其餒最甚也條肄者今年斬
之而來歲復生之木也夫行役于外而妻躬采薪之勞

繫齋毛詩經義講義

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職當然也念其良人而有如晨朝之飢何其切哉蓋至
于踰年之後而有不我遺棄之語乃知其初念之至切
者憂其去而不復返也古人奉君命而行則不敢顧其
身履險犯難有死之道而不違自恤者以臣之事君大
義所在不可少虧也向也憂其棄我今也喜其既見上
能承君命而下能保其身則不棄我而死矣此婦人之
所以自慰也遠役之苦如彼魴魚至于尾亦可謂勞矣
王室之威如火烈烈可謂酷矣人情至此不能不怨然
忠臣之心其可怨乎父母孔邇所以寬譬之也紂雖酷

虐而西伯方行仁政有父母之恩可恃以安存也嗚呼天下之達道人倫而已人倫之外焉有他道勉勵其夫事君盡忠則夫婦之道篤而君臣之義亦隆矣一詩之中二美具焉此所以爲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也風化之美陶冶薰蒸能使爲婦人者此心昭然于義理如此是之謂善化後之君天下者可不鑒觀于此哉

采蘋篇

臣聞祭祀之事古人之所甚重也人孰不奉祭祀而可以奉祭祀者實難是必洞洞屬屬精一不雜有以契夫

采蘋毛詩經義

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鬼神之心則可以行此禮矣邦君之配國人所尊謂之小君其職甚不卑也而所謂職者非有他事惟曰奉祭祀是爲稱職不足以奉祭祀則失其職矣然則夫人者可不職思其憂乎繫罔蒿也所謂澗溪沼沚之毛也采而用之有事乎太廟故曰公侯之事又曰公侯之宮宮卽廟也物之可薦者亦多矣不及其他而獨有取夫繫豈不曰交乎神明者在誠而不在物歟誠心不至雖犧牲肥腍黍盛豐備神其吐之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之貌也執繫以助祭而竦敬于宗廟

之中亦足以明此心之不放逸矣雖然當祭而致敬祭畢而忘之是誠心易衰也又豈足爲敬乎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祭義所謂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也不卽安于私室而猶遲遲其歸心足以御其形而不爲形所役心不懈則形不倦故旣祭之餘無以異于承祭之時也夫是之謂夫人之職以祭祀爲職是以誠敬爲本也本立則眾美從之豈不甚可貴歟嗚呼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古人純一不已之心于是著見與夫斯須致敬而懈怠隨之固萬萬不侔矣而

梁肅王詩經講義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召南之夫人亦能用力于此味薄言還歸之語而想其中心之所存純一而不雜此所以無愧于幽明也其亦國君躬行表正之明效歟

甘棠篇

臣聞人心未易感也而感人之深者其惟盛德之君子乎甘棠之詩是已蔽芾言其盛也茂草舍也拜謂屈而下之說猶舍也或曰說本作稅言其稅駕于茲也人之爲政悅人心于一時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難衣食之分人乘輿之濟涉非不悅也而君子則曰小惠未徧曰

惠而不知爲政淺狹如此又安能使人悠久而不釋歟
召伯誠心愛民不自隆貴草居露宿聽訟于甘棠之下
未嘗任智術要民譽也而當時愛慕之後人追思之見
彼甘棠以爲所憩之地而相與其存之不惟勿伐勿敗
雖屈而下之亦所不忍何其入人之深耶意者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斷其是非曲直無毫髮之差亦猶皋陶明
刑邁種厥德而黎民懷之凡形于聽訟者皆是心也心
純乎天發而爲政皆與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
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周召分陝而治召伯之令名
得與周公並傳殆非偶然者三復此詩其得人心如此
豈不偉哉後之號爲能吏者率以強敏相尙慘刻爲賢
民疾視之不暇豈復有愛之久而不已者由是觀之人
君之用人當取夫材之足以集事者歟抑取夫德之足
以感人者歟誦甘棠之詩宜知所決擇矣

絮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二

宋鄧 袁 燮和叔撰

行露篇

臣聞莫難于聽訟聽訟之人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其情
爲萬狀若之何聽之然天下萬事不逃乎理善聽訟者
以理裁之而孰能肆其欺乎厭浥者露濃之貌所以不
敢夜行者畏露之濡其身也女以貞信自守惟恐少有
點污冰清玉潔克保其身豈容彊暴之男得以侵陵哉
明于聽訟者視其貌察其言觀其理之然否固知其大

絮齋毛詩經筵講義 卷一

一四 明燮書

約園刊本

節之無虧矣雀雖能穿屋而雀實未嘗有角鼠雖能穿
墉而鼠實未嘗有牙牙牡齒也鼠之所無故借以爲喻
此言女雖速于獄訟而女實未嘗有室家之情也不明
者惑于形似遂以爲真而明者觀之知女子無邪猶雀
之無角鼠之無牙也豈可以穿墉之故而遂謂其真有
角牙哉曰室家不足曰亦不女從女子潔白之操于是
乎善見矣大學傳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
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夫惟是心清明無隱不燭
能使巧僞無實者不肆其浮辭此使民無訟之道也召

伯躬行此道心無毫髮之私臨民決訟洞視肺肝此所謂明于南國也君天下者得如斯人者而委任之天下無冤民矣嗚呼偉哉

羔羊篇

臣聞人臣委質以事君所食者君之祿也然得之而由其道居之而稱其職無愧于此心則雖官尊祿厚食之安焉反是則不安矣何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苟非其道無其功而徒食其食則其違仁也甚矣嗟來之食雖死不受義重于死故也此詩三章皆以退食自公爲

繫羶毛詩經講義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進而入于公朝有補于國退而食于私家無愧于心委蛇委蛇者此心無愧所以舒泰而有餘裕也羔小羊也素絲所以英裘絁數絨縫也總亦數也曷爲有取于羔羊曰禽獸之食不擇美惡苟可以飽而已不苟于食者其爲羊乎人或踐之則不食稍有塗污則不食寧終日飢餓而所不欲者終不可彊表裏莫不精潔古人貴之故取以爲裘而又英之以素絲大夫服之以居服其服而無愧心則可以稱其服矣食其食而不能如羔羊之精潔將何以稱斯服乎序詩者曰鵲巢之功至聖人

之化始于閭門而達于朝廷故在位者皆節儉而正直也後之爲人臣者誦此一詩豈可不勵其精潔之操而深以貪濁爲戒君天下者觀此一詩豈可不崇獎夫精潔之臣而屏去夫貪濁之吏哉

殷其雷篇

臣聞人與羣物並生于天地之間而人所以獨貴者義在焉爾義者理之所當然也人不知義則無以異于羣物是以古人甚重之一舉一錯不敢違也上以是化其下下以是從其上如好色惡臭之不可相亂如東西南

系齊志詩經正義

卷一

三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北之不可易位始可謂知義矣觀殷其雷之詩何其明于君臣之義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者何人至于斯也違斯者離其所而行也振振信厚也夫遠役于外而其婦思之聞雷之發聲而知天之必雨冒雨而行不違自恤惟知君命之重而忘其爲一己之勞此所以爲信厚君子也非篤于君臣之義其能若是乎召南之大夫賢于常人也遠矣至于婦人女子世所難化者亦明于斯義豈不尤可貴歟獨居于家曾無怨辭方且美其夫之信厚而有歸哉歸哉之語世俗之所謂歸者夫婦

其處足以相歡也而此詩所云非是之謂奉命而行事
竟而返有以復命斯其爲歸也美矣此人臣事君之義
也可不勉乎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也男女相悅亦人之
情也今其爲夫者知君之爲尊而不知爲勞爲婦者能
勉夫以義而忘其爲悅君君臣夫夫婦婦一詩之中
燦然著見焉此所以爲治古之盛也嗚呼休哉

江有汜篇

臣觀小星江有汜二詩雖所遇不齊然其以心感心則
一也小星之夫人無妒忌之行加惠于妾媵故爲妾者

聖學詩經講義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感之安于定分而夫人之善益彰江有汜之媵事忌克
之嫡雖勞而不怨故爲嫡者感之悔其前非而媵之美
益顯然則人心未有不可感發者曰汜曰渚曰沱皆江
之支流也決復入者爲汜岐而成者爲渚鄭氏箋云爾
而爾雅水自江出者爲沱江以喻嫡也汜渚與沱以喻
媵也之子指嫡而言歸以言其嫁也不我以不見用也
不我與不見取也不我過不見顧也媵足以備數而嫡
實梗之不得進御于君人情至此扞格也甚矣旣嫡穢
然感悟媵于是得其所處而至于相與嘯歌前日如忌

之心皆冰釋矣三復此詩獨言其始之乖戾終之和同
而不言其所以至是者此詩人言外之意雖不盡發越
而默存于中也故序詩者歸其美于媵而明著其勞而
無怨可謂察見其心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己人不見知不以爲彼之失而以爲我之罪恐懼修省
若無所容而又敢怨乎昔者大舜處人子之不幸不見
其爲父母之頑嚚而負罪引慝齋慄于載見之時此瞽
瞍之所以底豫也其勞而不怨之明驗歟區區媵女之
微惟能反求諸己而感格之效立見此亦聖人在上道
化流行而當時風俗如此之美也君天下者可不原其
所自哉

何彼穠矣篇

臣聞之記曰肅肅敬也雖離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以是知古人之論德甚貴夫肅雖也凡人之情不失之
縱弛則失之乖戾縱弛則不敬乖戾則不和豈其本心
然哉降衷秉彝無有不善肅雖之德人人具足然常人
旣貴而驕驕而侈然自大而失其常度故有縱弛者焉
有乖戾者焉賢者秉德有常其身雖貴其心自若此所

以天稟之良未嘗少虧也今以王姬而嫁諸侯車服之美止下于王后一等可謂貴矣而肅肅雖猶執婦道其不失夫本心者歟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何其華之禮乎豈不肅且雖乎比之唐棣比之桃李旣言其容色之盛矣而又美其車車非能肅雖也人有肅雖之德故見其車者如見其人也平王以德而言以平王之孫而適齊侯之子以齊侯之子而娶平王之孫等而言之不敢自大也此亦肅雖之義昏姻之以義合猶釣者之以絲繒也味肅雖之言有無窮之義婦人而有是德豈不能相其夫子乎豈不能正其家人乎詩之稱周王曰雖雖在宮肅肅在廟君子以是知王姬之肅雖王者躬行之化使之然也爲人君者豈可不正其本哉

騶虞篇

臣聞有道之時至和之氣薰蒸于天壤之間必有嘉祥爲時而出故關雎之化行則麟趾應之鵲巢之化行則騶虞應之此所謂和氣致祥也鵲巢之詩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夫得其爲夫婦得其爲婦剛柔健順各適其宜此人倫之所以正也人倫正

則朝廷正矣天下純被聖人之化而庶類莫不蕃殖和氣之所感也春蒐之時蒐與蓬茁然而生豨與豨其數以五而人心愛物之深于五豨五豨之中各取其一焉不忍盡殺以逞其欲也詩人言之不足故嗟歎以美之而比之騶虞于生物則不食于生草則不踐非有所教戒也非有所禁防也是孰使之然哉天稟如是無俟乎勉强也凡有意爲之與夫根于自然者等倫相絕善利之所以分王霸之所以異皆由此也意之爲累大矣詩人之有取于騶虞惟其非出于有意也人之仁愛亦如騶虞之自然則王道純全而無虧矣故謂之成當和氣充塞之時騶虞應感而至而詩人因以比德大旨與關雎麟趾同符此正始之明驗也人君可不推原其故歟

柏舟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小人在人主之側蓋小人心知有己而已不知爲國也知有私而已不知有公也朝思夕念不過于爵位之崇祿廩之厚以足夫一己之欲欲心日熾則凡可以阿媚其君者無所不爲君有過焉不敢言也朝綱不振國勢寢微知公論之不可違君子

之必見嫉也則凡可以排擯善類者無所不至若此類者委以一職任以一事然且不可況于常在君側乎此君子之所以不得不憂如舟汎然無所底定憂之至之耿耿明也隱痛也吾心明知其爲害而吾君不能遠之所以痛心也酒所以供敖遊吾非無之斯心痛切不暇飲也鑒之照物或妍或醜無不受焉故茹茹猶入也小人非我族類其可入吾心乎同僚之義亦有兄弟之親似可恕也而往則見怒其臭味亦殊也石猶可轉而心不可轉席猶可卷而心不可卷其正直如此而又發于

威儀人無得而選擇之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其與小人異趣豈不遠哉愠于羣小爲羣小所愠也旣遇其病又受其侮已拊心以憂故謂之辟日月明之至也居諸語助也今晝夜迭運而光景淒微猶君德淺昏而小人得以蔽之也心之有憂如衣之有垢垢之不去愁沮無聊不能奮飛固其宜也或曰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今憂心如此寧不害于正乎曰國家將危忠臣義士此心如割幸其君之一寤故以屈原之忠而自沈汨羅君子與之未害其爲正也人主觀此一詩可不自警乎仁

人不用小人在側而使賢者不堪其憂人君實爲之也
書曰股肱喜哉孟子亦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于王之朝矣夫使賢者皆有喜樂之
心亦人君爲之今朝廷有道而忠良之士猶以當時爲
憂此必有所以然者惟聖主深察之

燕燕篇

臣聞天下之事不謹其始未有能善其終者發端之始
害猶未著故人忽之積日累月其惡寔長遂致于潰裂
四出莫之能禦且莊公之初過于有所惑爾妾巧于求

聚筆詩經講義

卷一

九

四明黃書

約園本

靖主從而悅之此亦人之常情也悅而不已則溺溺而
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僭夫人既失其位嫡嗣何以自
存國本一搖庶必奪嫡此豈小故也哉且莊姜無子戴
嬀實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則莊公嫡嗣也其妾有寵
是生州吁則莊公之庶子也州吁好兵公弗能禁桓公
嗣立成公賊之戴嬀失所依倚反其宗國此國家之大
變也故莊姜深痛之方其上僭之始姜固已憂之矣然
害止于一身故綠衣之序曰傷己而已今州吁敢行無
道不君其君國勢將傾豈猶傷己而已乎燕燕之稱謂

已及戴嬀也情義之厚相與追隨可謂昵矣而其序不紊故羽則參差不一飛則或頡或頽鳴則或上或下未嘗無別也曰泣涕如雨佇立以泣曰實勞我心何其憂之深哉仲氏任只言其可親可信如周官所謂陸媻任恤也溫惠淑謹又申言之其賢如此而遭此大變反于宗國安得而不憂乎非憂戴嬀憂衛國也禍變加此莊公實爲之而嬀不以爲怨且勉莊姜以追思先君辭氣薰然無一毫忿戾之心此所謂溫恭淑謹此所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爲國家者觀此一詩而知其終之乖離

繫齋毛詩經義

卷一

十四
取書

約
八本

皆其始之耽惑蓋亦兢兢業業而毋致于極哉

日月篇

臣聞有一言而可以盡修身齊家之道者曰此心之明而已人惟一心不明則昏明則是非可否皆天理之正昏則好惡取舍皆人爲之私較然如黑白之異色燕越之殊塗也人心豈可以不明哉且莊姜齊侯之下也不爲不貴矣碩人一詩皆稱美之辭不爲不賢矣爲莊公者禮重而親愛固其宜爾曾不見答而妾媵是嬖好惡取舍顛倒如此不明孰甚焉此詩所謂乃如之人者蓋

指莊公也。比之日月尊之至矣。而微有譏焉。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今也不能致察于帷薄之間。能無愧乎。逝往也。意有所移。往而不返。溺于嬖妾。而不在莊姜失于古人處夫婦之道。故曰逝不古。處天下有定理。嬖寵惑之。則其心亂矣。故曰胡能有定。寧不猶言曾不也。心在彼而曾不在我也。三章四章亦以日月爲稱。而止言所以出之方何耶。日月經乎中天。則其明無所不及。初升之明雖明而未遠也。書曰視遠惟明。孔子答子張之問。明曰可謂遠也已矣。明固貴夫遠也。莊姜之不見答。無乃莊公雖明而未遠乎。不深言其過。而特微其辭。示敬心也。德音天所同得。莊公固有是德音矣。以不定之故。良心轉爲無良。甚可惜也。然莊姜不欲常置諸胸中。要當忘之。故曰俾也可忘。前三章猶有怨辭。至于卒章。惟曰父母養我不終。至此尙復何言。所謂報我者亦不能陳述之矣。嗚呼。使莊公本心常如日月之明。夫婦之間豈至此極哉。君人者觀此一詩。心之不明其害如是。可

以爲鑒矣。

終風篇

臣聞處順境者易處逆境者難何謂順境人心翕然相應無有齟齬者是也何謂逆境人心悍然不從未易調護者是也于其易也而順受之于其逆也而思所以處之反求諸己積其誠意盡其在我而已莊姜不見答于先君又見侮于州吁甚難處也常人之情遭此逆境無不懈怠而莊姜安于所遇惟自傷其無辜而無嫉妒他人之心故序綠衣日月終風三詩皆以傷己言可謂深探其所存矣風終日而又甚暴喻州吁之虐而見莊姜之柔順則笑侮之猶無逸言小人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浪放蕩也謔浪笑敖侮之甚矣而莊姜方且哀憐之以爲良心善性人所均稟而淪于惡習顛冥至此良可悼也霾雨土也昏霧之狀也雖則昏霧感其母之見棄亦有時而惠然肯來也然終不能勝其惡習暫明而復昏所以莫往莫來也莊姜不嫉惡又從而思之可謂深于愛子矣悼之思之所以與其善心憎之絕之足以遏其惡念莊姜于此慮之熟矣陰而霾曠終風且繼以陰雨不旋日而復曠亦言昏蒙也雨雖不驟重陰未解故曰曠曠雖不作而相繼不絕故曰虺虺皆言

昏暮也人之善不善明與昏而已寤言不寐憂其昏也
願言則嚏願言則懷欲其明也願者善端初發之謂彼
願言則我嚏矣鄭康成所謂猶今俗人嚏而曰人道我
此感通之理也彼願以爲懷矣如周南嗟我懷人之懷
不忘于心非不從而已也莊姜可謂曲盡矣而終不能
轉移其暴虐之行其下愚不移者歟然子雖不孝母不
可以不慈此古人人倫之要觀是詩者觸類而長之則
人倫之閒蔑有不可處者矣

擊鼓篇

繫齋毛詩經義講義

卷一

十三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臣聞興師動眾爭地爭城兵鋒一交肝腦塗地甚可畏
也其可輕用也哉然有國有家者非兵無以宣威靈制
強暴故亦不得已而用之外禦其侮者爲固圍而舉以
仁伐不伐者爲救民而舉兵出有名故罔不吉何者人
心固以爲當然操不祥之具彊民于戰鬪之閒而不與
眾同欲其爲從之也難矣今州吁以庶奪嫡親賊其兄
罪固不容誅矣乃欲以兵力自彊爲平陳與宋之役平
成也欲伐鄭而力不能獨辦故結二國之成而其伐之
漕邑之城國之士功也可謂勞役矣今伐鄭之師怨苦

無聊欲爲版築者而不可得故有我獨南行之歎蓋築者猶可以生還而我則必死所以忡忡然其憂也將行之時與其室家訣別故其言慘戚如此爰於也於何而居於何而慮言無定也於何而喪其馬則其兵敗而人居殆矣求諸林下若所謂收爾骨者何其言之悲歟契亦勤苦之狀也夫婦之義生死同之勤苦其之此一定之論也故曰成說今而不我活矣說可成乎洵亦信也詩人所謂洵美且直皆信然之辭向也約言與子偕老今我先子而死則變而爲不信也故曰不我信者此皆

夫婦訣別之語州吁亦聞之乎昔孟子論得民心之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安居者人所欲而州吁故勞之用兵者人所畏而州吁彊施之欲惡皆違乎民自古及今未有能濟者由是觀之兵其可輕用哉雖然人有疾病以藥攻之時有姦宄以兵伐之雖湯武之得天下何嘗不用兵乎而湯武之舉順乎人心故人無不服此詩所刺怫乎人心故人皆怨之成敗之所以殊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而用兵人亦何怨之有君人者盍亦深思熟講求所以順乎人

心者哉

凱風篇

臣聞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亦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言得失之殊途未有不自己出者責人而不責己則本原之地用志不篤見善不遷有過不改而感格之至邈不可冀修己而不責人則朝夕思念求所以齟齬不合者誰實爲之積其誠意自足以感人動物此得失之所以殊也昔者舜之事親難莫甚焉舜不見其諂黜而惟極其敬舜號泣于

梁丘詩經講義

卷一

十五 四明張書

約周刊本

夏天負罪引慝變變齊慄形于載見故雖警駟之不慈亦爲之底豫此感格之效也凱風之詩其淵源于此歟凱風云者南方長育萬物之風舜之作歌所謂南風之薰阜民財者是也棘難長之木心發生之初自凱風之吹拂其心始長至于天天其盛可以爲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以喻母氏養我七子自襁褓而至于成人其劬勞也久矣而吾母寡居之後不安其室人子于此將何以自處哉男女人之大欲當淫風流行之時漸染惡習與之俱靡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母子之際人所難言順

從則害義諫止則傷恩惟有反躬自責不以爲母之過
而以爲己之咎則庶乎其足以感動矣故曰母氏聖善
我無令人泉之清寒者能使人甘之鳥之好音者能使
人樂之而我獨不能慰其母是豈母之罪哉比之凱風
其稱甚美而寒泉黃鳥之不若其自責也深矣負罪引
慝此舜所以爲大孝而今也七子之心契合無間古今
雖殊人心不異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雖然子之自
責可謂有子矣而母之能從略不見于是詩何哉曰誠
可以貫金石而況于人乎未有不可感動者以瞽瞍底
象推之母之能從不言而可知矣觀此詩者處人倫扞
格皆能反求諸身始雖未合終必相應矣以之處兄弟
則兄友而弟恭以之處夫婦則夫和而妻柔易之繫辭
曰觸類而長之豈不信然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三

宋鄭 袁 燮和叔撰

雄雉篇

臣聞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大序之說詩所以爲治亂之別也今其軍旅數起大夫久役室家閱其夫之勤勞宜若有怨怒其上之語而辭氣薰然獨有治世之遺風此其故何也曰詩發于人心時有治亂之殊心無厚薄之閒上雖失道而詩人不忘其君無異于有道之時又何怨怒之云乎此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雄雉以喻其大夫遠役于外妻以懷安之故不能偕行遂至于阻隔是我自取之也將以誰咎不怨其上而歸咎于己與常情大不侔矣展誠也受命而行秉心無二惟知君命之重而忘其在己之勞是之謂誠不怨其上而稱美其夫其識高矣陰陽之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日月之往未嘗不來也今吾夫遠役而邈無來期其心亦苦矣然豈可以我之怨苦而怨詈其上哉故卒章之意尤篤厚焉百爾君子泛言從役之大夫也我一婦人雖不足以知君子之德

行然此心之善人有所同不忤害不貪求可謂善矣故以臧言之不甘己之勞役而害他人之安居者謂之忤以安居爲可樂而違道以有請者謂之求此二病者常情所不能免而吾夫無之則行役何往而不善雖久勞于外固未嘗不裕然也有夫如此吾亦可以自慰矣其夫聞之豈不益自勉勵乎一時同役之大夫聞之又豈復怨上乎徧告百爾君子蓋所以警之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春秋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居爲戒而不以勤勞爲憚此君子之德也而婦人能言之其亦賢乎孔子取不忤不求之語以美門人之高弟是誠有契于聖心也讀此詩者可不自警乎

谷風篇

臣聞所貴乎君子者無他事焉惟不失其本心而已人生而善天之性也有正而無邪有誠而無僞有厚而無薄有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所謂本心也其始如是其終亦如是雖歷年之久不變乎其初所謂不失也今觀此詩何其人情前後之不類歟谷風謂東風也習習舒和也陰陽和則爲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皆言其和

也使夫之情常如其始之和協豈不甚善而本然之心
易于蒙蔽久則淫于新昏而忘其舊矣采葑菲者不以
其下體之不美而棄之亦猶禮接其婦不以容貌之改
前而薄之德音相與偕老以死人情之厚約結之深有
如此者至于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則舊室見棄也水涇
濁而渭清二水相入而不相雜舊室譬則涇也新昏譬
則涇也涇雖甚濁而不能混渭水之清新昏雖獲愛而
不能掩舊室之潔湜湜其汴清見底也而良人不以爲
潔故曰不我屑屑潔也何以知舊室之爲潔乎梁笱之
取魚所以養人也夫雖見棄猶不欲自廢其生養之具
深則方之舟之淺則泳之游之臞勉求之匍匐救之案此
下疑有美菜之蓄凡婦道所當爲非不盡力非有毫髮
缺文之罪所以知其潔而疾之棄之昧于黑白之辨一至此
極獨不思我始之來相與安息情義甚厚而今日乃如
是之薄耶墜息也始終不侔所謂失其本心者風俗如
是誰實爲之故序詩者以爲衛人化其上宣公之罪不
可掩矣由是觀之爲人主者可不正其本哉

臣聞人君有志則危弱可爲安彊苟惟無志則終于危弱而不振故曰禍福無常惟人所召趨向一差而天淵不侔矣吁可畏哉太王迫于狄人之侵去邠之岐微弱甚矣而邠人則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于是乎肇基王迹而詩人稱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越王句踐大敗于吳棲于會稽者纔五千人爾而臥薪嘗膽念念復讎卒如其志轉危弱而爲安彊豈不偉哉黎侯失國以狄人之故寓于他邦非得已也誠能居患難之中勵剛彊之志朝夕思念求反其國懲創既往改絃易轍夫豈終不可爲哉而乃卽安于衛國曾無奮發之心豈不哀哉中露者暴露之謂泥中者泥塗之謂非邑名也暴露于泥塗之中其辱甚矣而居之不疑此其國之所以終于失也其始也旣以無志而失之其終也又以無志而不能復振是可哀也嗚呼諸侯有一國者也不善保之則失其國天子有天下者也不善保之則將如之何故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成湯克夏之後猶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誠以王業之重得之難失之易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僅能自保

而已觀式微之詩黎侯一失其國而卑微如是真萬世人主保邦之龜鑑也

旄丘篇

臣聞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軻亦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何謂福國之安榮是也何謂禍國之危辱是也選拔賢俊惠恤黎元與治世同道斯安榮矣惟姦儉是用惟暴虐是作與亂世同事斯危辱矣黎侯之失國無乃顛倒是非以自取危辱乎方其南面以朝羣臣威福予奪無不在我亦可謂安榮矣及夫逐于狄人不

聖齋毛詩經義疏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自保而託迹于他邦其名雖曰寓公實與羣臣無異春秋傳所謂既爲人君又爲人臣是也烏在其爲安榮乎黎之臣子當是之時不能規正其君迫于患難則怨他邦之不相恤他邦信有罪矣黎侯獨有罪乎向使黎侯能治其國任賢愛民以植不拔之基則何至于危辱如是必有以自取之也乍見孺子將入井怵惕側隱之心不期而自發今鄰國之君託迹于我而邈如不聞衛之君臣其亦不仁甚矣黎不能自責衛不能恤難其失均也昔者楚王遭闔廬之難越在草莽有申包胥者乞

師秦廷哭聲不絕秦人哀而救之二國併力遂卻吳師
蓋有以感動之也黎之羣臣不知出此惟衛人是責何
哉雖然重耳非不賢也十九年在外非秦伯納之則不
能自反其國況黎侯乎鄰國是責亦不爲過此所謂詩
可以怨也孔子取而列之國風有以也夫

泉水篇

臣聞禮者人之大防所以檢柅此心不敢放逸也故書
曰以禮制心禮之制人猶隄之防水不以隄爲固而驟
決之則潰裂四出大爲民害矣不以禮自檢而輕棄之

聖書毛詩經義

卷三

六四明鏡書

一約園刊本

則縱橫放肆淪胥爲惡矣女子之思歸人之常情也然
父母既終無歸寧之道嫌疑所在何可不謹古者女子
許嫁而笄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既嫁而返兄弟弗與同
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所以別嫌明微防于未然者若
是其嚴哉父母猶在歸于親旁安慰其心禮所當然也
父母既歿兄弟雖我同氣非有鞠養劬勞之恩其又可
歸乎歸若未害也然此心一縱或至于不保其身則害
莫大焉漢史所謂知其非禮而不能自還者是也齊襄
公鳥獸之行瀆亂禮經詩人至以雄狐目之亦惟姜氏

不謹其始無故而歸所以至此也然則泉水之詩聖人
列于國風豈非所以立萬世之大閑歟淇衛水也泉水
猶注鄉邦我心寧不思衛故欲與從行之姊姪議所以
歸國者人情之至切也宿于涉餞于禰記嫁時所歷之
地父母兄弟訣別今無故而歸乎雖有姑姊惟當遣人
問訊而已終不可歸也然歸心旣動不能自己宿于干
餞于言雖思歸衛所歷之地將脂牽其車遊臻于衛又
以此事雖名無瑕其實有害故復止焉天下之患莫大
于自謂無害爲非所當爲欲非所當欲其初曰是小過
耳吾何害之有積而不止遂陷于大惡爲君爲臣而有
是念則不得其爲君爲臣父也子也亦然今衛女檢制
此心知其有害而不敢縱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
肥泉須漕思之切而禮不可歸憂懷鬱結出遊以寫之
此心無一毫之累可謂賢女矣茲聖人之所以有取歟

北門篇

臣聞人不可無志志在修身者其德必日進志在立事
者其業必日廣仕者所以行其志也古者朝廷有道公
論著明德有大小故位有高下位有高下故祿有厚薄

豈有忠良之臣而不得志于時者哉今觀此詩賢者出北門而憂心殷殷焉言北者謂背陽而向陰也陽猶休明之時陰猶濁亂之世背陽而向陰則濁亂可知矣然當時之忠良以爲祿之厚歟則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其祿固未嘗厚也以爲位之卑歟則王事適我矣政事一埤益我矣王事厚我矣政事一埤適我矣適我謂事紛至于我也埤益謂厚且增也事如此之多祿如此之薄若不相稱然以理推之是必事繁而位卑非高爵也故其祿亦薄上而君不見知下而妻子謫我摧我居濁亂

之世所遇若此何以爲懷哉安于天命順受之斯可矣賢之用舍關乎盛衰固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雖然賢者以此自處則可人君以此待賢者則不可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乎朝矣夫悅于任職而不委之天治世之事也君人者可不監觀于此哉

北風篇

臣聞人君之爲政莫善于寬仁莫不善于威虐寬仁則民愛之威虐則民畏之愛之若父母焉畏之若仇讎焉

父母之親不忍一日離而仇讎之惡惟恐其不相遠也
爲人上者不能撫愛其民而專以威虐從事人心豈有
不離者哉人皆去之君誰與立則是戕其民者乃所以
自戕也豈不甚可懼哉北方肅殺之風凜乎可畏而加
之大雪其寒益甚所以喻衛君之威虐也惠而好我攜
手同行畏其慘酷與其所好相率而去之也虛徐寬舒
之貌亟急也只且語助也若或遲遲其行則其禍急言
不能一日自保也次章亦然至于三章所謂莫赤匪狐
莫黑匪烏則今日之當去顯然如狐赤而烏黑無可疑

繫齋詩經講義卷三

九四明叢書

刑園刊本

者理所當去而遲回不去其禍豈不愈速乎人心乖離
一至于此疾之如仇讎矣君者民之父母而疾如仇讎
孤立于上國勢岌岌威虐之所致也竝爲威虐則不獨
衛君爲然亦必有同惡相濟者此所以重失人心也今
仁聖在上子惠黎元可謂至矣而監司帥守猶有急于
財賦剝窮民者亦有敢行誅殺害及流民者此皆不
仁之人爲國失人心者也人心一失所繫甚大伏惟聖
主哀之救之以活生民之命告之戒之以衰酷吏之風
此誠今日之急務也

干旄篇

臣嘗觀孟子聞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公孫丑問其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于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曰子旣已知之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嗚呼若孟子者可謂深知爲國之要道矣夫使之爲政安危理亂皆由是出豈徒以一身事其君哉虛心屈己旁求眾善以自輔其所不逮則可以當此重任矣自

案齊詩經集傳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矜其能不復求助忠告蔑聞而諂諛日親則何以治其國哉今觀干旄之詩衛之臣子何其好善之篤干首之有旄烏隼之爲旟析羽之爲旌皆卿大夫之所載也浚衛邑也城外謂之郊居民所聚謂之都城則浚邑之城也素絲束帛也卿大夫誠心好善或求諸都邑之中或求諸郊野之外多方搜訪幸而得之則以束帛良馬將其誠意心之篤切形見于此所以有加而無已也彼妹者子指卿大夫之妹美也誠心好善如恐不及其德可謂美矣故賢者感之莫不曰吾將何以畀之子之告之

乎此所以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嗚呼珠玉無經而至于前惟其好之爾難合自重之士有所抱負豈肯輕以語人今而輸寫心腹樂告以善致敬盡禮感之使然也區區一小國而臣子皆好善當時賢者亦皆以善道告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翕然有濟濟多士之風國安得而不興乎雖然是有本有原一國之事人君爲之一舉一錯之間是非美惡由是分焉故夫好賢樂善臣子之懿德也而所以任用之者其誰歟妒賢嫉能臣子之大罪也而所以登進之者又誰歟沿流探源其責固有在矣此詩人所以必歸其美于衛侯也人君觀此足以知爲治之大端矣

考槃篇

臣聞國之所恃以安彊者以得賢也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賢者抱道懷德君能用之則邦家之福不能用之則獨善其身古之明君深達是理故求賢惟恐其不及其或潔身遁世自放于寂寞之濱人君必反而自思曰彼賢也宜爲我用而有所不屑得非氣類差殊不足以感召之歟吾進德而不懈

則誠心感通庶乎悅而願立于朝矣莊公之先公是爲武公篤于好善能聽其規諫而厥子弗克遵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考槃之詩所以作也考成也槃樂也碩大之賢君不能用潛伏于淵于阿于陸俯仰無愧自全其樂所謂考槃也矢陳也諛忘也惓惓于君寐覺而言不能忘也弗過者不得過君之朝弗告者不得告君以善三章所陳久而不已所謂永矢也賢者抱負不淺其君疏而擯之不得有所展布怨而不釋人情之常也今此詩無一怨辭而忠愛之意膠固而不可解易之否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當否隔之時賢者在野貞固其守而心常存乎君此則考槃之碩人也有如是之賢而莊公不能用將誰與治其國乎後之爲人上者三復此詩深以莊公爲戒勤求賢士毋使考槃于荒野之閒則可以立邦家之基矣

芄蘭篇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剛健人君之患莫甚于柔弱剛健則日進無疆足以有爲于當世柔弱則安于苟且不能少見于事業智愚相去豈不遠哉今一介之士苟惟

柔弱則不能自立于鄉黨況于國君一舉一錯安危所關其可以柔弱自處乎惠公者宣姜之子朔也不彊于爲善而忍于爲惡子之得罪朔實爲之卽位之後上不能以禮防閒其母下不能制公子頑之惡至柔至弱擁虛器于人上何足以君其國乎芄蘭者柔弱蔓延之草也支枝也鰲所以解結成人之服也國君雖童子猶服成人之服鰲則佩矣能則無有也凡人或有所長人皆得而知之今日能不我知則是塊然而已爾芄蘭之葉如佩鞮之狀鞮決也鞮則佩矣能則不我甲也天之十日以甲爲首故事物之最先者皆謂之甲人亦如是今日能不我甲則才不足以高世矣容容刀也遂佩遂也倅帶垂而動也服飾若是皆如成人而不見其有能豈非其所大闕歟凡人皆不可以無能而君尤不可以無能人而無能其害止于一身君而無能其害及于一國紀綱之不振法度之不修人心之不服國勢之不彊皆柔弱無能之故爲人上者可不懼哉

木瓜篇

臣聞德不足以感人者不足以言德惠不足以感人者

不足以言惠古之人所以甚異于常人者惟其感人之深而已故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三代而上人心愛戴其君久而不能忘者由此道也自入春秋五霸迭興大抵雜以權術惟己是利違恤其他而惟齊桓公

案桓公原本避宋欽宗諱作威公今改正後倣此

存亡繼絕與人同利猶有治

世之遺風焉今觀木瓜之詩何其圖報之無窮也瓜與桃李皆以木言以別于瓜瓞羊桃雀李而已非難得之物也投以易得之物而報以難得之貨亦云可矣猶曰非敢爲報姑永以爲好而已言有盡而意無窮何時而

蘇東坡詩經講義

卷二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忘耶攷之左氏傳而後知齊之于衛有生死肉骨之恩焉衛自榮澤之敗國爲墟矣遺民無幾何以自立桓公戍之以甲兵遺之以車馬器械絕而復續踰而復振無國而復有國豈非生死肉骨之恩乎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此聖人之垂訓而桓公得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亂離之餘安堵如故安得而不深感之歟或曰今北敵垂亡不保朝夕與衛國敗于榮澤之役亦何以異我朝垂德惠以覆護之使旣微而復振將滅而復存可乎曰不然也衛中國之諸侯也爲狄人所滅故

霸主不得不救今北敵中國之世讎也因其敗壞張皇
六師爲復讎刷恥之舉可也其可救哉書曰兼弱攻昧
取亂侮亡此成湯之所以興也惟聖主深察之

黍離篇

臣聞王業之方盛人皆歡樂而詠歌之王業之既衰人
皆愁苦而哀傷之故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觀
夫音之不同而世道之升降斷可識矣周之盛也合天
下而歸往焉故謂之王及其衰也名雖爲王其實相戾

繫齋毛詩經義講義

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于是降而爲國風直與諸侯等爾可不哀哉京周卽鎬
京天下之所宗也成王之營洛邑取夫朝貢之道里均
有時會諸侯于此其實仍居鎬京爾平王懲幽王之禍
畏犬戎之彊徙于東都而宗周遂不復至曩時定都之
地變而爲禾黍之場周大夫過之思先王之盛不可復
見所以不堪其憂也稷始而苗中而穗終而實蓋注目
者屢矣如醉則甚于搖搖如噎則又甚于如醉言其憂
愈深也呼天而告之曰所以致此者何人哉不以衰弱
之故而虧君臣之義此所以微其辭也嗚呼周雖不競

鎬京之地猶在境內而忠臣過之猶悲憂如此況有甚于此者乎我國家建都于汴既九朝矣宗廟宮闕于是乎在靖康之禍鞠爲禾黍非能如東周之在境內神皋未復敵久據之往時朝會之地今爲敵人之居此天地之大變國家之大恥也使周大夫生于今日過其故都其悲憂慘戚之情又當如之何哉平王惟不自彊所以迄不能復西都之盛聖主誠能反其所爲臥薪嘗膽以復讎刷恥自期則大勳之集指日可俟也人情之慘戚將轉而爲歌謠豈不偉哉惟聖主亟圖之

緊齋毛詩經義講義

卷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揚之水篇

臣聞人君有剛德則朝廷無過舉夫人君所以臨制四方役使羣動者惟其剛也是非可否之皆當于理先後緩急之不失其序惟至剛者能之不剛則顛倒錯亂當爲者不能爲而不當爲者反爲之矣平王之母家申侯也幽王嬖褒姒而黜申侯太子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幽王隕晉侯鄭伯迎太子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則申侯者乃平王之父讎也悼王室之中微痛讎恥之未刷奮然作與恢張紀綱以正申侯之罪則天王之剛

德也讎之不復懷其私恩又從而戍之弱孰甚焉此人
心之所以不服也諸侯有難方伯連帥率諸侯以戍之
義當然爾王畿之卒僅足以自衛其可遠戍乎平王爲
其所不當爲諸侯不服莫爲我用而自以畿卒戍之王
室自是而愈卑矣悠揚緩弱之水雖束薪束楚束蒲之
微不能流轉以喻平王之不能役使諸侯也彼其之子
指當時之侯國言之申甫許皆姜姓故言申而併及甫
許焉戍兵無幾不能更代未有還歸之日此周人之所
以怨思也父讎當復而不能復母家不當戍而戍之顛
倒錯亂如此安在其爲剛德乎嗚呼居九五之尊位億
兆之上賞慶刑威莫不在我而柔弱如悠揚之水亦可
憐也君天下者三復是詩蓋亦勵精求治自強不息而
深以平王之柔弱爲戒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宋鄞 袁 燮和叔撰

羔裘篇

臣聞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衣服所以章德也天之所命奉而行之非以私意與之也有如是之德斯有如是之服當與而不與不當與而與之皆非所以奉天命故古人于是致意焉羔裘大夫之服也濡潤澤也豹飾緣以豹皮也晏鮮盛也英裘飾也其服可謂華矣其人必賢乃能相稱不然則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區刊本

服矣洵直且侯信其直且美也舍命不渝見危授命也彥美稱也此古之君子皆稱其服者也鄭之大夫所服之裘非不粲然可觀而察其爲人瑣瑣碌碌非所當服而服焉詩人不顯攻之而思古人以寓規警之意知彼之爲優則知此之爲劣所謂辭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嗚呼人臣策名委質立乎人之本朝固將有益于國家也其可無以稱其服乎人君設官分職錫之朝服以華其躬非徒富貴之也其可不求夫可以稱其服者乎三復是詩深求其義則君臣之道兩得不然則俱失之矣可

不謹哉

女曰雞鳴篇

臣聞人之一心警戒則其德日新宴安則其過日積故傳有之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中無所主惡勞喜逸氣體頹惰而不能自持此所以溺于宴安也況于夫婦之間尤人情之所易溺者乎道不足以制欲志不足以帥氣惑于淫姣而不溺焉者鮮矣觀女曰雞鳴之詩何其相警戒之切也女以爲雞鳴而士以爲昧旦雞鳴之時天猶未明也昧旦則在晦明之間矣女又曰明星有爛

深齋毛詩經義

卷四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又未且也子其弋鳧雁以供飲食乎加者射而中男子之事也宜者烹飪不失其節婦人之職也衽席之上人情之所易安而古之爲大婦者皆不以是爲樂未且而興勤于生理而不敢懈此心清明不爲人欲所蔽可不謂賢乎雖然家人嗃嗃與夫婦子嘻嘻者固有閒矣然不若交相愛之尤爲可貴也此詩以警戒爲主而味其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之語則情意浹洽歡然無閒琴瑟友之以寓其所樂則不偏于嚴矣嚴以警其怠和以通其情豈非尤可貴者歟抑又有

大于此者焉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固婦人之賢行也而古人之爲賢婦者又不止是今日子所招來而相與爲友者吾將雜佩以贈之則其志甚大乃周南之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之用心也豈非婦人女子之難能乎夫婦交相警戒其德日進遂至于此非溺于宴安者之所能識也孔子存此以爲萬世夫夫婦婦之法誠用力于造端之地者可不三復是詩哉

山有扶蘇篇

臣聞孟軻有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春秋傳曰不有君

聖賢詩經講義

卷四

三四明薇書
約屬刊本

子其能國乎夫仁賢君子國之所恃以安彊者也有之則爲朝廷之光無之則爲社稷之辱南山有臺樂得賢之詩也曰臺曰萊曰桑曰楊曰杞曰李曰栲曰杻曰枸曰榆以喻賢人之眾多也南山北山之崇必有生植之物蔚然茂盛斯稱其爲山矣朝廷之尊必有眾多之賢森然會集斯稱其爲朝廷矣今此詩之大旨亦然扶蘇叢生之木也喬松竦直之木也此山之所宜有者荷華芙蓉也游龍紅草也此隰之所宜有者賢人之盛獨非朝廷之所宜有乎子都者美秀之稱子充者篤實之謂

狂言其放肆狡言其險詐如此而是如彼而非如此而正如彼而邪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今子都子充宜見而不見而狂與狡童不宜見而見則是非邪正顛倒錯亂而紀綱法度頽靡廢闕安在其爲朝廷之尊乎立政之書曰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書之儉人卽詩之狂狡也其意氣似勇決其言論似開敏故世主往往惑焉以爲眞可信任者此國家之蠹賊也可不芟夷之屏棄之乎公論之所謂美者鄭忽以爲惡公論之所謂惡者鄭忽以爲美狂狡肆其毒螫而賢者無以自存尙何以保其邦乎知人則哲其難之故雖堯舜之聖而于此不敢忽何爲其不敢也似是而非足以亂眞取捨不當而禍亂之所從生故也惟聖明致察焉

風雨篇

臣聞所貴乎君子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天與人以此心至精至明雖更歷萬變而秉彝之懿未始少虧斯可謂之君子矣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其惟克用常人之君子不變之謂也窮如是達亦如是始如是終亦如是是之謂有常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

至死不變強哉矯寒窮也謂不變窮之所守也死者人所甚畏當死則死不以爲憚可不謂之強乎強立而不反則可謂有常矣風雨之作淒淒蕭蕭至于有如晦冥未嘗易其節物固自有常也可以人而不如物乎始正而終邪始勤而終怠始明而終昏昏皆不常其德也皆改其度者也君子則不然吾有此良心斯有此常德規矩準繩不可須臾離也終身守之不以時之污隆而貳其心此人君之所當用也今鄭國之君棄其有常者而用其無常者此詩人之所以思見君子焉未見之時如在險阻中既見則平矣故曰山水見之時如疾痛之在躬既見則愈矣故曰瘳未見之時此心戚戚然而憂既見則釋然矣此所以喜也嗚呼君子之未見與夫既見人心休戚不同如此國之輕重繫于此故也然則爲人君者豈可不汲汲皇皇求天下有常之士而信任之哉

子衿篇

臣聞人生天地閒所以異于羣物者以知有義理而已義理人心之所同皆可以爲善然無以講明之則終日昏昏淪于惡習與蠢然無識者殆無以異所謂飽食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古人病其然設爲庠序學校漸摩陶冶使人心曉然皆知義理之可貴不爲物欲所遷則教之功也嗚呼是豈可一日廢乎青青子衿謂交頌也學子所服也青青子佩謂佩玉也禮士佩瑤珉而青組綬是也士服其服宜在學校而逸遊于外無親師取友之益安在其爲士乎縱我不往教而子亦不來學雖音問亦不我通乃自肆于城闕之上以騁望爲樂此所謂挑兮達兮也挑達之樂在外義理之樂在內在外之樂俄頃閒爾在內之樂生生不窮而人心不明昧于取舍君子安得而不傷之一日而廢飲食不免于饑渴一日而不務學必放其良心良心陷溺將不可以爲人此其爲害殆有甚于饑渴者此所以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雖然士亦何異國君不以是爲急學校廢而不修所以至是然則爲民上者豈可不以教養爲先哉

雞鳴篇

臣聞人無常心由天理而行則是心常明爲人欲所蔽則是心必昏男女之欲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溺于其所愛而忘其爲可戒則本然之心日以昏蝕矣古之人以

爲家不齊不可以治國故必擇賢妃正女資稟不羣而
教飭有素者端本于宮壺之間所言所行率由正道朝
夕規警而此心之明莫或蔽之矣聞蒼蠅之聲而以爲
雞鳴見月出之光而以爲日出兢兢然惟恐朝臣之旣
至而吾君之視朝稍晚無以慰士大夫之心不敢以爲
細故而忽之也蟲飛薨薨東方且明矣而我猶與子甘
寢而同夢會于朝者皆欲歸其私家久俟于此寧不見
憎乎下憎其上不美莫大焉警策昏怠未明求衣視朝
不失其節則我與子皆不見憎矣嗚呼爲上者何可不
念其臣乎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勞逸休戚同
然無閒所謂體也卷耳之詩知臣下之勤勞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居宮闈之內而能體其
臣于道塗之艱難此所謂賢后妃也今此詩亦念夫趨
朝之臣可不謂賢乎哀公荒淫怠慢無道甚矣此詩不
直指其失而惟以古之賢妃所以警其君者言之知彼
之爲善則知此之爲惡幡然自省能改其過是亦賢君
也嗚呼其善格君心之非者歟

還篇

臣聞一國之風俗國君爲之也上倡其下者謂之風下
從其上者謂之俗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倡之者善而從之者無不善則風俗日以淳
倡之者不善而從之者亦不善則風俗日以薄齊人之
俗其初未必皆好田獵馳逐也惟哀公好之故其下亦
然如影響之應形聲有不能自己者邈便捷貌也茂與
昌皆盛也獸生三歲曰肩儂利也臧善也我謂彼爲邈
彼以我爲儂我謂彼爲茂彼以我爲好我謂彼爲昌彼
以我爲臧一國之人好田獵者眾故猝然相遇更相稱
譽不能自禁于齒頰之間其始曰邈曰儂不過言其捷
與利爾猶未以爲美也至于曰茂曰好曰昌曰臧則皆
以爲美矣視田獵馳逐如蹈仁履義之深可貴矣顛倒
是非轉移黑白貴其所可賤樂其所可憂人心之昏蒙
一至此極哉孟軻有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古
之人君所以一嘖一笑不敢不謹者蓋懼夫少有過差
而國人又將甚于我也此詩無一言譏哀公之失道而
獨以其習俗之不美者言之觀枝葉之瘁而本根之蹶
不言可知也眞善警其君者歟孔子存此詩所以欲萬

世爲人君者謹其好惡而端其表儀也卽其田獵馳逐觸類而長之凡關於風俗者皆當致謹惟聖明深念之

甫出篇

臣讀孟軻書觀齊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亦可謂大有爲之志矣而孟軻則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三復斯言而後知軻之知本也夫人孰無所欲而必顧我之所爲果足以得此則可以遂其欲矣所爲者卑汙淺陋而欲求光明俊偉之功其可得乎襄公以國君之尊而躬爲鳥獸之行瀆

繫齋三詩經講義 卷四

九四明菴書

約圖刊本

亂天倫罪固不容誅矣民事之不修田獵之是好觀其所爲無一合于義理者此豈足以立非常之功乎妄意于圖大而無可以圖大之實妄意于服遠而無可以服遠之具此詩之所以刺也田甚廣而力不及則禾稼不茂而稂莠實繁矣人在遠而疆思之則用心徒勞而事功不集矣曷不反而自求退而自省乎此詩人正本之論也雖然妄意于大者遠者固非矣而無志于大者遠者亦豈君子之所貴哉今觀卒章之意猶有望于襄公焉婉兮變兮總角升兮言童稚之時也然長之養之未

至于甚久而突然冠弁列于成人理之必然也然則大者遠者雖不可以躁求而亦可以馴致豈若田甫田之力不及思遠人者之心徒勞哉觀前二章則知人君不可以妄圖觀後一章則知人君不可以無志惟聖明深察之

猗嗟篇

臣聞人君有大德有末節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德之大者也威儀之可觀技藝之可喜節之末者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于此有餘則于彼不足古之人君深知是心之不可分也朝夕念慮惟躬行是急惟家齊是務而薄物細故皆不暇及大者既立小者略之乃所以全其大者也魯桓斃于齊襄夫人姜氏實爲之既而往來于齊魯二國會無顧忌莊公之爲人子既不

繫絳筆詩經講義

卷四

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追痛其父又不能防閒其母慙德多矣而惟修其威儀精于技藝爲足以悅世俗之耳目毋乃舍本而逐末乎故齊人雖譽之而實譏之抑揚趨踰言威儀也美目清揚言容貌也射不出正言中的也四矢之反既中而復中也射至于終日而無一不中其藝固精矣而舞則

又與樂節相應故謂之選也人見之誰不稱贊而君子
觀之以爲隱憂何者人惟一心不可以兩用也役其精
神于威儀技藝之末豈能不妨其大者乎雖然射所以
觀德內志不正外體不直不可以言中其容貌不比于
禮其節不比于樂亦非射之善者今此詩三章極稱其
善射于此觀德孰曰不可而反以爲刺不已誣乎曰射
固可貴也不追念其父不防閑其母人之大倫乖戾如
此而獨精于射豈能掩其惡乎孔子存此一詩所以欲
勸之下爲人君者明于大小之辨大者不立其餘何
觀射有似乎君子且不足貴況其他技藝所謂詩可以
觀者蓋如此

陟岵篇

臣聞安佚者人情之所甚欲行役者人情之所甚憚也
捨室家之樂躬道塗之勞險阻艱于跋履寒暑切于體
膚父母兄弟邈焉聞隔朝夕懷歸不能自釋此怨讎之
所由興今觀陟岵一詩不惟不怨而尊君戴土之心無
異于平居之時此所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方其離家
之日父則告之曰夙夜無止是欲其不敢自息也母則

繫齋毛詩經義

卷四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告之曰夙夜無寐是欲其不遑寢處也兄則告之曰夙夜必借是欲其與儕類偕行也而三人者之言又皆曰尙慎旃哉丁寧告戒如是其切可不謂賢父母兄乎陟其高山望其父母兄不可見則思其別時告戒之語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可不謂賢子弟乎一門之內長幼尊卑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可謂達于大義不蔽其良心矣爲下者能忠其上而爲上者可不卹其下乎采薇東山之詩序其情而憫其勞入人之深淪于骨髓此所以犯難而忘死也上卹其下下忠其上此所以交通而無間也今日邊烽未息征夫暴露自往年四月至今年三月恰一歲矣盛夏酷熱之時不容解甲至于生蛆隆冬盛寒之際坐臥被甲其冷徹骨糲飯齏羹終年食淡而又驅之戰鬪豈非所樂哉念之卹之聖心之所不能忘也孰若賦勞還之詩各歸其故壘而以其供億之費募沿邊壯勇之士人人可用莫非精兵有捍禦之實無出戍之苦父母兄弟無復相離保護鄉井各致力計無便于此者惟聖主亟圖之

臣聞人主之任官不可有一毫之私所其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所食者天祿無非天也豈可以己意參之哉故書曰無曠官天工人其代之天至公也代天而行亦必公其心可也賢者親之任之不賢者疏之斥之如權衡焉非有意于輕重如繩墨焉非有意于曲直斯可謂至公矣宜親任者而疏斥之宜疏斥者而親任之安在其爲公道乎檀可以爲車爲輪爲輻伐之而寘諸汝濱此賤者所爲也今而賢者身親其勞則失其職矣不稼穡而得禾不狩獵而得禽此所謂無功而受祿也今而在

位在職則非其任矣是非顛倒一至于是天工之代豈其然乎彼君子兮指伐檀者言之也得斯人而任之則不素餐矣人臣之思莫大于素餐非有忠言嘉謨也非能竭誠盡瘁也而乘君子之器食君子之祿職業之廢曠政教之廢闕生民之憔悴皆此曹實爲之是豈能有補于國耶今明主憂勤于上而賢否混淆于下尸位素餐者尙多有之怠惰廢弛偷合苟容國之蠹民之殘也擯斥一二以勵其餘而擇其不素餐者親之于是賢士爭奮竊回屏息而綱紀大振矣此當今之先務也惟聖

明函圖之

碩鼠篇

臣聞善爲國者富藏于民不善爲國者富藏于府庫君民一體也民既富矣君安得而不富不藏于民而厚斂焉民既竭矣君亦安能獨豐哉故有若之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荀卿言財貨本末源流亦以爲本原在下而不在上也彼魏君者何足以知此汲汲于聚斂而民心日離是乃自蹶其本爾貫事也事其君者三歲矣莫我肯願言未嘗眷顧于我也莫我肯德不以我爲德也

繫齋毛詩經筵講義

卷四

十四四明集書

物園刊本

莫我肯勞不知我之勞也君不恤其民民不戴其君相率而去遠適他邦豈其本心然哉衣食不足無以自給其勢不得不爾鄭國狡童之刺雖曰不美猶可言也今而比之碩鼠殆又甚焉君臨一國國人愛之若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可也而以碩鼠譏之不君其君至是而極矣聖人存此詩所以爲重斂之深戒歟始曰樂土之得所中曰樂國之得直固將去矣而卒章則曰誰之永號吾其何之乎惟有永號而已言終不去也君雖無道而終不忍去此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此夫子

所以錄之也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卷四

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